

胡韶良◎著

無心栽瓜

小以入 小以事 以小導大
真悟 真感受 以其換真

浙江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心栽瓜 / 胡韶良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339-3445-3

I. ①无… II. ①胡…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132284 号

封面题字 欧阳建华

责任编辑 陈 坚

装帧设计 水 墨

无心栽瓜

胡韶良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数 340 千字

插页 3

印张 22.25

印数 1-15000

版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445-3

定价 39.9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序

与生俱来的“江山基因”

何蔚萍

很多年前，文学圈友人聚会，文友们总是相互勉励一定要写点什么。于是每每我抽空写下一篇散文或别的什么文章，都会到胡韶良面前刺激他一下。那时忙着做广电局长的他总是一副莫测的表情，通常不作正面回答。于是我就有了些许的优越，为自己能不断践诺而心生快意。直到前两年他拿出一本厚厚的“不知天命”。更忽然的转眼又拿出另一本厚厚的“无心栽瓜”。就这一会儿，我突然明白他多年前那莫测表情下的谜底。那“莫测”其实就是一张典型的“江山脸”，谜底就是一股憋着的“江山人的气”。那股气大概的意思是，“你小看吧，小看吧，到时我要你好看”。

我第一次意识到“江山人”这个概念，是在1986年深秋，那一趟凌晨一点零八分开往江山的列车上。那个凌晨，在杭州火车站候车室，独自回家的我遇到一个在外养蜂的江山人。那女的大约三十多一点吧，很朴素的衣着。我问她：“现在外面社会治安不好，像你们这样走南闯北的，心里不害怕吗？”女的说：“怎么不怕？但我们江山人就是这点好，只要是听到说江山话的人被人打了，大家不管自己有没有力气，都会冲上去一起帮着打。”一股热流从心底直冲鼻尖。那种因乡情而团结，因团结而生侠义，因侠义而生血性，那样一种紧要关头的敢于担当，那样一种无所畏惧和奋不顾身，在她短短的陈述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就那一瞬间，那是第一次，我心里为自己是江山人而感到有一种自豪。

那个不知名的同乡女子，为我上了一堂很好的乡情教育课，让我体会到了乡情的强大与温暖。多少年过去，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她说的每一个字。每每想起，不由热血澎湃。

胡韶良由文人出发而入仕途,先做市委报道组组长,后做市委办副主任、市委政研室主任,再做广电局长。先当评论,后做指导,进而付诸实践,直接操刀。特殊的经历,别样的眼光。一路走来,使他评论时,论得比人深,比人透;指导时,指得比人准,比人切;而当自己直接操刀时,只恨不得把十八般武艺一起用上,不舞个满场喝彩、上下震动决不罢休。而胡韶良操笔挥毫的三十年,又正值改革开放这翻天覆地的三十年,应了“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那句话,因而入选胡韶良笔下的人物,更多是代表了江山一方形象、铿锵作响的真人物。

有时我想,若要认识江山人,看胡韶良便知一个大概。若要深入了解江山人,则须看胡韶良的文章。其中篇篇奇文,章章佳句,干净利落,掷地有声,有醍醐灌顶、提神醒脑之功效。江山古时有任武翊卫大制参祝允哲,他上书宋高宗《乞保良将疏》,愿以自己全家七十余口性命为岳飞作保;民国时有破译了日军偷袭珍珠港密码的国民党女少将姜毅英;如今有非文化界人士却偏要和文化名流余秋雨较真而“较”出了厚厚一部《问教余秋雨》的吴拯修;有以一个村支书身份却将大陈这个古村落变为“中国村歌发祥地”,将“妈妈那碗大陈面”唱进中央电视台,直至红遍大江南北的汪衍君等等人物。清朝赵翼有诗“江山代有才人出”,毛泽东有诗“江山如此多娇”,他们诗中所指当然都是“大江山”。但我们的这个“小江山”,却因了这个名字的影响承袭,民众或多或少都感染了一种“大江山”的胆魄。分析从古至今这些江山人物的基因,发现他们身上有着同一种情怀是“家国情怀”;流淌着同一种精神,就是“江山精神”。这种精神植入基因,渗入血液,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有更开阔的视野,更宏大

的目标,更坚强的决心,也就有更加奋不顾身的勇气。所以,只要目标正确,他们一定比其他人容易获得成功。胡韶良说 he 自己是“无心栽瓜”,这个“无心”,其实就是“江山基因”的与生俱来。

的确,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江山基因”使胡韶良成就了《无心栽瓜》这部具有鲜明特色的散文集。全书近八十篇散文作品,散发着作者对人对事对情对理较真较劲的秉性;无论篇幅的长短,无论写人叙事、写景抒情,都强烈追求一个“真”字。作为一个江山人,作者长期生活在这座小城,却能以求真之心独视自然、社会、人生的大境界大舞台,从真叙写不同时期的真人真事,从真抒发具有时代气息的真情实感,出浅入深,反朴还淳,以小博大,以真感人,的确别开生面,独具一格。

感谢祖先,给我们的故乡取了这么好的名字。

感谢韶良,让我对我的故乡“江山”这个词有了更深刻而清晰的认识。

是以为序。

目录

话说江山人

话说江山人 / 002

记住,有个江山人名叫吴拯修 / 008

湖杰的拐点 / 015

遗落在冷山的“贵人” / 020

妈妈的那碗大陈面 / 030

冤情 / 038

香魂

——忆“小画家”黄硕 / 047

杨区长 / 052

“奇人”蔡恭 / 055

难忘的《安贼告示》 / 060

君子之交淡如水 / 066

从柴薪到李肇星 / 073

怪人 / 075

斯诺的“独家采访” / 078

一壶开水 / 082

素描成功人生

——杨芝荣《心路——我的人生回眸》序 / 086

桃花源的枪声

桃花源的枪声 / 094

周迅的真话 / 099

古村落里的春尾巴 / 103

- 网游廿八都 / 108
- 绝顶的梦 / 111
- 逼上郎峰 / 114
- 江郎山观雾 / 117
- 访“戴公馆” / 119
- 峡里风 / 122
- 赶潮 / 125
- 上庐山请导游散记 / 128
- 童游 / 132
- 在中缅边境当“老外” / 135
- 在中缅边境赶大集 / 138
- 天上地上 / 141
- 个体店办在毛泽东家门口 / 144
- 杭州近了 / 146
- 结识“江山阶” / 149

无心栽瓜

- 无心栽瓜 / 160
- 门前迟桂花 / 164
- 补课 / 168
- 复习 / 172
- 炉子 / 177
- 母亲为我炒衣裳 / 179
- 母亲逼我做“将军” / 181

- 生菜 / 183
- 我又摇起了麦秆扇 / 187
- 月下记工分 / 190
- 吹烟更潇洒 / 192
- 难忘的一课 / 194
- 我的大学梦 / 196
- 悠悠牛友情 / 198
- 存钱,回到童年 / 201
- 一本小薄书 / 204
- 小小店里的小小美 / 209
- 小孩与小善 / 211
- 换只手打球 / 215
- 狗情 / 220
- 桥 / 223
- 谜一样的排舞 / 226
- 爷爷的愿景
——致孙子或孙女的一封信 / 231
- 银杏的缺点 / 238
- 老银杏 / 241
- 红落叶 / 245
- 麻雀 / 250

窖酒的理想

- 窖酒的理想 / 262

- 今天喝什么酒 / 265
- 今天的酒怎么喝 / 268
- 未吃知了之憾 / 271
- 忙着是美丽的
——写给一位青年朋友 / 276
- 真的好难“真” / 282
- 取名的“学问” / 287
- 小燕子,批量生产 / 291
- 标王 / 294
- 雷语 / 297
- 叫阿桑奇一声老师 / 302
- 给褚时健一个敬礼 / 306

幕后故事

- 怀揣兔子 / 312
- 发嘎 / 317
- “序”之趣 / 323
- 幕后故事 / 327
- 倒时差 / 332
- 叫花子搬家
——答《刀旗》杂志记者问 / 337

- 后记：一个“意外” / 342

话说江山人



话说江山人

记住,有个江山人名叫吴拯修

湖杰的拐点

遗落在冷山的“贵人”

妈妈的那碗大陈面

冤情

香魂——忆“小画家”黄硕

杨区长

“奇人”蔡恭

难忘的《安贼告示》

君子之交淡如水

从柴薪到李肇星

怪人

斯诺的“独家采访”

一壶开水

素描成功人生——杨芝荣《心路——我的人生回眸》序

话说江山人

我说的江山人，自然是地球人、中国人，也是浙江人、衢州人。然而，我说的江山人，依然是江山人；江山人，到底是江山人。

三十多年前，一位已经成了新疆人的江山人告诉我，她在一家商店里买东西，不知怎么嘴里漏出了一句江山话，出门后被人追了两个多小时。直到家门口，她才明白追她的是江山老乡。两人说着久违的江山话，滔滔不绝，泪如泉涌，其乡情之浓烈，真是难以言表，无以复加。

商品经济的汹涌浪潮，不断荡涤着人们的传统意识，却怎么也冲刷不走由江山话牵出的千年乡情。如今，作为一个江山人，你游遍天涯海角，走到任何一个陌生地方，哪怕陷入绝境，只要那里有江山人，你一说江山话，就可以找到朋友，找到知音，你就能够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然而，江山话不好懂，除非你是江山人，或在江山生活多年。甚至，不是土生土长的江山人，在江山待了大半辈子，一开口就可能露出外地人的“马脚”。我常听外地的朋友说，“听江山人说江山话就像听天书”。的确，在外地人看来，江山话是一种“难以捉摸的方外话”。不要说纯正的江山话让外地人如堕云雾，就是普通话里搭入一点江山口音，也常让人听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四十年前，勤俭大队学哲学红遍全国时，江山“红脚梗哲学家”被请到北京讲哲学课。对“哲学家”的“江山腔普通话”，见多识广的周总理与邓大姐合作起来仅能听个半懂，而被请来当翻译的两位浙江人——在中办工作的宁波人，

听了半天连半懂都没有达到。

常识告诉我们,说难懂的方言,往往影响与外地人的沟通。不过,事物总有两面性。在某些特定场合,在某些特殊时候,说难懂的江山话却特别便于“内部交流”。有人戏言,如果有一天,中国人为保卫祖国要与外敌决一死战,没准就要培养一批江山人充任情报员,用江山话发送军事情报,那可就让外敌的破译高手也目瞪口呆,束手无策。许多研究人员发现,戴笠之所以成为那个年代的特工王,演绎了二十年风云诡谲的特工史,用江山话维系军统核心机密是一大秘诀。在军统里,戴笠并不轻易让江山人做大官,却让众多的江山人做最机密的译电员、报务员,用让人听不懂的江山话建立亲信体系。国民党军统唯一女将军姜毅英,就是其中的一位,而据说正是她在1941年12月初,破译了日军将于同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的绝密情报,让美国人不得不刮目相看。

有人说,最古老、最典型的江山话,可以找到大量文言语词的影子,简直是古汉语的活化石。有专家甚至断言,“三千年前的中国人或说江山话”,并考证说江山方言很可能是殷商时期的奄国语言,江山人的始祖本是山东奄国人。对于江山话的古汉语特色,誉之者称“江山人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毁之者谓“江山人保守封闭不开化”。誉也好,毁也罢,都无法撼动江山人对江山话的钟情。许多市民,说起普通话羞涩干瘪,说起江山话来便活灵活现。一次次的“说普通话运动”,往往是一阵风;风刮过去之后,江山人还是“顽固”地说一口江山话。一个江山人,哪怕你早已移居他乡,甚至变成了外籍华人,若不对江山人说江山话,你就会被严重鄙视。江山人心目中最看不起的,就是那种离开江山才几年,回家探亲就打起官腔的人。尽管,江山人心里也明白,会说一口漂亮的普通话是值得羡慕的。

也许,江山话的生僻难懂,唯有温州话稍可匹敌。你不要说,江山人在诸多方面,还真与温州人相似相近。比如说,爱买房置业,“嗜房如命”。温州“炒房团”威震八方,江山人买房也是闻名遐迩;温州人炒房专擅兵团作战,而江山人则长于游击战术,往往三五成群,悄悄下手。如今,江山人炒房已日渐淡出,日益淡入的是“房产大亨”。据知情人士说,江山人所开的房产公司,已遍

布祖国三十多个省市。当地人赞美江山人造的房子“品位高”，往往又埋怨江山人助长了高房价。殊不知，江山本地的房价，更是一路高歌，在浙闽赣三省边界地区独占鳌头，甚至让一些省会城市也自叹弗如。对此，江山人在惊叹声中少不了要骂娘，可一到外地却又在抱怨声中露出些许得意之色，似乎高房价里蕴含着值得骄傲的味儿。这是江山人表现得挺有趣的地方。

与温州人不同，也与绝大多数浙江人、衢州人不同，江山人“不怎么懂得生活”，具体表现就是不重穿、不重吃。虽然不乏衣冠楚楚者，但江山人总的来说，衣着随便，兜里钱再多也没有追逐高档名牌的嗜好。作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江山的餐饮业乏善可陈，这似乎也可从一个侧面佐证江山人不重吃。旅游、文化、新闻等部门十分刻意地推举“十全十美江山菜”、“江山十大冷盘小吃”、“廿八都八大碗两名点”等美食以后，餐饮业貌似有所改观，但总体上并没有改变江山人不重吃的观念。

比起“什么赚钱做什么”的温州商人，江山商人显得专业而执著。源自上世纪70年代的灭火器修理，至今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江山消防业商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可谓独树一帜，其真实人数，无法准确统计，只能表述为“达数万之众”。他们当中的先驱者，文化程度不高，大都只是小学毕业生、初中毕业生，但往往能力超强，能量非凡。羊群逐草，商人趋利，他们固然也有为“利”而用尽手段的特性，让局外人对其贬褒不一，但他们无论腰缠万贯，或是囊中羞涩，总是心仪家乡。春节期间，他们开着豪华漂亮的私家车从四面八方回乡过年，汇集起来的车流让家乡人“长了见识”。可以说，江山城里的“堵车”、“停车难”，都是他们回乡“首创”的。江山人“嗜房如命”，又“嗜车如房”。据业内人士考证，江山人疯买私家车的一大动因，正是受了消防业商人回乡车流的刺激。

江山人行遍天下的典范，除了消防业商人，还有养蜂人。改革开放初期，江山的创业者或者企业家、社会贤达，许多都有养蜂的背景。江山“蜂人”，让江山蜂业在“全国第一”的交椅上连坐了一十八年，让江山市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蜜蜂之乡”。江山“蜂人”，常年在全国各地追花夺蜜，让江山蜂蜜、蜂胶、蜂王浆、蜂花粉等蜂产品扬名海内外，同时，也孕育了众多的专才、盛才、奇

才。被誉为“江山蜂王”的汪礼国,早在十五年前,因患绝症而被医生断言“只能活半年”,然而三十多个半年过去了,他依然健康地活着,且活得很精彩。他拥有的各种奖杯与荣誉桂冠让人目不暇接,而助他战胜绝症的“功臣”,恰好是江山的蜂王浆。迎着朝霞出、披着余晖归的蜜蜂,可以说是勤劳敬业的江山人的象征。一只蜜蜂发现花朵,即呼朋引伴,播粉采蜜,江山人也具有这种团队精神。遍及全国的蜂业群体、消防业群体的形成,正是这种蜜蜂精神的结晶。我想,若有“市徽”这一说,江山的“市徽”应采用蜜蜂的形象。

不过,我早先曾在一篇文章中建议,若论挂在江山人胸前的“市徽”,倒是红辣椒更合适一些。这倒不仅仅因为江山人爱吃辣椒——比起不怕辣的四川人、辣不怕的湖南人、怕不辣的贵州人,江山人吃辣的水平其实很一般;也不仅仅因为江山人钟爱红辣椒——江山人特别喜欢将红辣椒做成酱,几乎家家户户都备有红辣椒酱。早些年,不少江山人出差,甚至出国,也忘不了在行李包里藏一瓶红辣椒酱。红辣椒的辣味很纯,对得上,很开胃;对不上,也会被辣得一把鼻涕一把泪,让人受不了。江山人的个性正如红辣椒,对胃口,同喝一杯酒即可成莫逆之交;不对胃口,一句话没说好就可能分道扬镳,甚至反目成仇。“你好,我比你还好;你坏,我比你还坏”,这是不少江山人与人相处的准则。江山人不谙曲径通幽的内敛之道,不屑藏而不露的诡诈之术,大都心直口快,口无遮拦,话语中充满血性,实话实说时不大注意顾及听话人的面子,容易在言语上“辣味呛人”;但江山人敢说敢做,行事泼辣而不虚浮,崇尚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且特别讲义气,愿意为朋友两肋插刀。比起重财,江山人更重“气”。“佛争一炷香,人活一口气”,江山人信奉的就是这话。几十年前,一位在江山生活多年的外地友人,杜撰了一个故事,后来写成一篇小说,以此来形容江山人的“争气”:两个人在农贸市场争着买一只甲鱼,互相抬价,从一百元一直抬到五千元,这时,其中一人问另外一人甲鱼买回去做什么,另外一人不假思索地说,“我是买来扔掉的”,说着,他便抓起甲鱼冲出门外抛向江中……

当然,在多数人看来,“市徽”里少不了江郎山。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地,江郎山本来就是江山的一张名片。不过,有趣的是,在民间,人们将江郎山视作“市徽”,不仅仅是因为她是一座名山,恰恰是因为她体现了江山人的重要特

征。江郎山“三片石”，近看是“三片石”，远望则是一座山，民间人士说，这喻示江山人在本地，你是你我是我，一到远方，就会团结得像一个人。遍布天南地北的养蜂人、消防业商人成功的案例，的确说明江山人在外地比在本地更能抱团。也有民间人士说，江山人的性格就像“石”，用一个字形容就是“硬”。在本地，江山人“硬”得如一块块石头，可以同砌一面墙，同铺一条路，但这一块与那一块还是分得很清；一到远方，那一块块石头就像被磨成了粉，做成了水泥，可以凝结在一起，分不清你我。值得一提的是，江山人造水泥的确有本事，早年知名的建筑，如毛主席纪念堂、南京长江大桥，用的都是江山产的水泥。创办于1941年的浙江省第一家水泥厂——浙江水泥厂就办在离江山城七八公里的清湖仙殿山，而创办人是毕业于杭州大陆高级测绘学校的清湖人朱琼炳。正是他凭着一大叠考察材料和一系列实验数据，在1938年向浙江省国民政府主席黄绍竑游说，让黄主席先后六次到江山实地考察，然后拍板将浙江的第一家水泥厂办在了江山。当时所产水泥，制成水泥哑铃吊上千斤石头而无损，可见质量委实不错。1942年，浙江水泥厂湮没在日军的炮火之中，朱琼炳伤心欲绝，藏在高山上饿了七天七夜，也体现了江山人像石头一样“硬”的个性。

江山人个性中的“硬”是一种“硬扎相”；江山人“重气胜过重财”，也常常体现在“重气节”上。江郎山下的清漾村，是江南毛氏发祥地、毛泽东祖居地，也是国学大师毛子水的老家。“文武兼备”的清漾毛氏家族，秉承重文崇仕、廉洁勤俭的千年家风，历史上曾出过八位尚书、八十三个进士，为官大多清廉自持，无一人触犯刑律，使得清漾“耕读传家、贵而不富、清正廉洁”的文化血脉得以世代流传。毛泽东的嫡孙毛新宇说：“从清漾文化到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无一不得益于深厚的毛氏文化和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毛泽东的诗词天赋、文武全才乃至铮铮骨气，可以说是传承了清漾毛氏血脉。而在清漾生活了二十一年的毛子水，文理兼修，被誉为“通人”、“通儒”，是蒋经国、连战等名人的老师，曾获台湾最高学术奖“行政院文化奖”。

江山人个性中的“硬”，又具体表现在敢于“较真”上。江山人较起真来，往往不计得失，不顾后果。对这一点，浙江著名作家汪浙成就感慨良多。八年前，

他和友人编写《中华传统美德故事精编》一书时,发现岳飞被诬入狱,满朝官员敢怒不敢言,连一代英豪抗金名将韩世忠,都只说了句不软不硬的话:“莫须有”三字难以服天下。就在这种政治高压的气氛下,曾与岳飞并肩抗金的江山人、时任武翊卫大制参的祝允哲挺身而出,上《乞保良将疏》,愿以全家七十余口性命为岳飞父子作保,并吁请皇上严惩误国奸臣,结果当即被贬去广东潮州。途经富阳,闻岳飞父子遇害,昏厥于地,不数日悲愤辞世。祝允哲事先不是不知道要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但毅然坚持“较真”。汪浙成先生感叹说:“这是何等的气概!需要多大的勇气!”其实,若要说江山人“较真”,可以说信手拈来就有“典型”。最近有本蜚声文坛的“较真书”《问教余秋雨》,作者便是一位在金华工作的江山人,名叫吴拯修。吴先生,不是名人,也非文化人,只是一位年届六十六岁的退休干部,大学时学的是数学,退休前也不曾从文。然而,五年前,他看到余秋雨在《借我一生》一书中所写的“毛泽东的祖辈也是从浙东到湖南去的”,与他所认知的“毛泽东祖居地在江山”这一已是定论的事实相悖,便从此下手,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不依不饶地与文化大师较起真来。他往返穿梭于浙沪之间,遍访可访之人,尽搜能搜之材料,查阅了两千余万字的资料,筚路蓝缕六年之久,最终写成了这本与余秋雨“较真”的长篇小说评论《问教余秋雨》。即使曾有六十多家出版社拒绝出版,他也不气馁。其较真的劲儿让世人折服,一时间震惊海内外。

有人说,江山人操一口难懂的方言,个性又比较“硬”,因而包容性欠佳,潜意识里比较排外。细察之下,似有此类现象,却也不尽然。现今保存着明清古建筑群的廿八都古镇,现有一百四十一姓氏,使用着十三种方言,这是否可以视作江山人也有“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呢?

“你是哪里人?”有人问。

“我是江山人!”你这么爽朗地回答,我也是。

江山人走南闯北,不嫌江山城小且有些偏,江山人乐意说自己是江山人,江山人说自己是江山人时总是铿锵有力。

(写于2010年11月)

记住,有个江山人名叫吴拯修

这是马寅初先生两声“呜”的故事,看来十分美妙有趣。不过,你务必耐着性子把后面的故事接着看完,务必!

50年代,马寅初著名的人口学理论受到严厉批判,并因此被撤销了大学校长的职务。他儿子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他时,他正在洗澡,他听了只“呜”了一声,没再说第二句话。几十年过去了,他的冤案被彻底平反,并获得了比过去更大的荣誉,当时他已百岁高龄,他的也已高龄的儿子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时,他又在洗澡,听了之后仍然只是“呜”了一声,不再说什么……

怎么样?这个故事是不是很有感染力?是不是足以让人沉思遐想?文化大师余秋雨说:“我觉得他这横跨数十年的两声‘呜’极有魅力,‘呜’出了高贵,‘呜’出了操守,‘呜’出了大宁静。”此乃经典评语,道出了芸芸大众的心声。

然而,吴拯修在《问教余秋雨》中却告诉我们,这故事“绝对不是真的”。书中引用了马寅初的儿子马本初对新疆社会科学院原院长邵纯先生说的话:

我父亲是辞职不是被撤职,1960年1月3日他亲自到教育部提交了辞职书,3月18日得到国务院的批准后,从北大燕南园回到家中。他